



15
1908
4



15
1908
4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四目錄

書贈仲弟六則 戊辰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清訟功過章程

禁私押告示

將赴天津示二子

諭天津士民

曾文正公雜著 卷四目錄

<2006-97.5>

照復洋人

筆記十二篇

辛未

日課四條

曾文正公雜著卷四

書贈弟六則

清 記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使

子弟飲其和鄉黨薰其德庶幾積善可以致祥飲酒

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弟於此二

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氣首貴飲酒有節次貴說話不

苟

儉 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

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

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卽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僕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旣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明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卽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卽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

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爲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

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慎 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謹曰虔恭曰祇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若嬉遊鬪牌等事而豪無忌憚壞鄰黨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

恕 聖門好言仁仁卽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

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歎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尙未必感我何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

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荆棘少矣

靜 靜則生明動則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弟必紛紛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強為剖斷始則賠酒飯後則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沈於我何涉我若稍為干預小

則招物議大則挂彈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斂後輩之躁氣即可保此身之清福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人才隨上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上風殆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眴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播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

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

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

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

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燭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曖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

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
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
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
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
轍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
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
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
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
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

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
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
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被能以功
績稱當時教澤曠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曖昧
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
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
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
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
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

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

同志和者又可禮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謦聞以勗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第一條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
 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即算辦畢但求出
 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
 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鬆擔遲不擔錯者是也各省均
 難免此習氣而直隸則似更甚藩司照轉督院之文有
 數月未轉行者總局奉飭核議之件有終歲不議詳者
 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概往往經年不報飭縣錄案詳

復亦或經年不復催提錢糧則曰另文批解催提人證則曰傳到卽解宥過數次上司亦遂置之不問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前此猶有軍務可諉本部堂當肅清之後不得不力挽積習與諸君子舍舊圖新以公事之勤惰覘同官之賢否除尋常文牘外如催解銀解犯之類均須酌定限期分記功過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冊限期送省懸榜官廳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亦將限期懸牌官廳違者記過小過積至六次大過積至三次者撤委示懲司道有積壓之文本部堂

必面加詰責督署有稽延之贖亦望僚友立進箴規迨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雖不專爲獄訟而清訟之道必自此始

第二條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總督獨挈其綱而兩司與首府分任其責若不能詳慎速結則積案日多弊端百出聞京控發交到局委員往提人證聞有得錢賣放之弊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等詞捏稟搪塞此一弊也

會文正公雜著 卷之四
案證提到省城分別保押聽候審辦有發交清苑取保者縣役任意訛索有發交轅門取保者府役與門丁任意訛索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索擇肥而噬此又一弊也每過堂時必有差役承帶案證而承帶之差往往五日一換換差一次講費一次誅求無厭此又一弊也斯三者全賴首府認真防範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提犯則刪除閒人專提要證愈少愈好札飭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輕率委員前往取保則再三訪察嚴禁訛索承帶則一案一差始終不准更換吾輩稍盡一分之

心訟者少受一分之苦及發交局員審訊每案只派一員承審一員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時正副二員將卷宗細看過堂一二次尋出端倪開一節略其末卽稍判曲直五日之內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院本部堂與之商論一番名曰議獄其應由藩司主稿者則兩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議獄議畢再行審訊緊要工夫全在議獄一次及初訊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矣未過堂之先不妨詳慎訪察既過堂則須求速了愈速別真情易露愈久則幻態彌多其業已淹滯者尤須設

法催辦上司以嚴札催之首府以婉言催之局員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記功過訊結之後取保者飭令速歸管押者立予釋放卽監禁者亦時加檢點惟恐瘕斃首府之滯獄一清通省之風俗立變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

第三條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

牧令爲自古要官百姓之所託命非才德俱優難言稱職然天下安得許多龔黃卓魯萃於一方吾輩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爲本

事事必躬必親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直隸怠玩之習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狀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門丁積壓數日送交幕友幕友擬批掛榜而本官尙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閱稿票時任聽丁書主政按照呈內姓名全數差傳不敢刪減一名甚至經年累月未嘗坐堂訊問兩造破家蕩產求息訟而不能此小民所以困窮案牘所以叢積也今與諸君約有六事宜躬親者放告之期必須親自收狀能斷者立予斷結不能斷者交幕擬批必須親自細核分別准

駁准理者差票傳人必須親自刪減命盜案件以初起供招爲重必須親自勘驗愈速愈妙承審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詳結必須親自計算監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視每日牌示頭門每月冊報上司必須親自經理六者皆能躬親則聽訟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肖躬親者記過示懲如其識字太少不能躬親者嚴參不貸

第四條禁止濫傳濫押頭門懸牌示眾

凡小民初涉訟時原被告彼此忿爭任意混寫多人其中妄報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牽入呈內者票上之傳

人愈多書差之索費愈甚名曰叫點所謂堂上一點點民間萬點血也嗣後自理詞訟只准一原一被一干證或證至二三人爲止不准多傳傳到人證非命盜大案不准輕於管押只許當堂取保候訊萬不得已而羈押則須隨時親到班館查訪有無凌虐私押等弊仍製造大粉牌一面懸掛頭門之外將在押人姓名逐一開載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書明牌上傳眾周知倘書差舞弊私押准家屬喊稟嚴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有並未懸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數不符與月

報之數不符者記過重懲

第五條禁止書差索費

凡一呈詞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則差役勾串門丁買此案差票又或丁書納賄簽粘原差之名于票尾朦官標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簽差此種弊竇無處無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伺該差值日方來喊控以爲朋比訛索地步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門引類呼朋叫囂徵逐婦女出避雞犬不安本家之搜索旣空親族或因而受累及審訊時有坐堂之

費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兩造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瘡痍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凡簽差皆擇謹愿者分路酌派不准丁書粘簽指請一切規費酌量核減視民家有差騷擾如吾家有差未退視民家有訟糾纏如吾家有訟未結官長設身處地則民間受福無窮此在良有司寸心自儆自修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然訪察得實亦必隨時嚴懲

第六條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

直隸向來章程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約有五種一日新舊各案已結未結開摺呈報二日監察之犯開摺呈報三日管押之犯開摺呈報四日監管病斃者具稟呈報五日竊賊未獲者具稟呈報每月報此五事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呈報之縣甚少卽或偶報一月又復間斷數月以致無可稽查今欲清釐獄訟須將此四種章程認真行之本閣部堂定一格式首日積案上月控者爲舊管本月控者爲新收審結者和息者注銷者爲開除未結者爲實在次日監禁次

日管押皆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爲四柱又次日逸犯無論強盜竊賊土匪逃軍凶犯要證但係逃逸應緝者概名之曰逸犯分舊逸新逸已獲在逃爲四柱其逸犯名數未定者則添注日又應緝者幾起每縣每月填寫格式一葉而四種朗然在目矣其每種各開人名事宜清單仍照向例開寫但宜略不宜詳耳州縣於每月初一二三等日辦齊四柱冊四種由驛遞省其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者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齊院司查對數日鈎成總冊存於三處官廳大眾閱看其未報者報

曾文正公集卷之四
而不實者立予記過其已報者視結案獲犯之遲速監
禁管押之多少定該員之功過有過有功者另寫一榜
懸於三處官廳此皆本省舊章前督劉公曾申明之本
閣部堂與諸寮友當力行之

第七條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近來盜案迭出搶劫頻仍勒緝嚴比之文書不絕而罕
見破獲之犯初二三參之奏咨不絕而終無降調之官
卽真正強盜斬犯而再三勘轉狡供駁回亦非四五年
不能正法爲從者更逍遙法外毫無畏憚是以盜風日

盛邦畿重地萬方輻湊而行旅皆有戒心從前梟匪教
匪捻黨降眾餘氛未殄一夫煽動羣盜嘯聚此直隸之
隱患也欲弭大患先除小盜州縣一遇盜案無不責成
捕役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通賊本不願於破案一經破
獲之後解府解省往返羈留費用半出自捕役捕役應
得之工食本官久指不發解案之費資該役無從措辦
此捕快所以藉參賊爲生路視獲賊爲畏途也嗣後各
州縣皆宜厚養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餉恣其所爲譬
如良將厚養死士不問千日之過但責一朝之效及至

捕案之時購線募人等費官爲給發重懸賞格少者數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捕而不獲則又酷刑嚴比血濺肉飛大利在前峻法在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寡矣旣養捕役以治其標又擇團長以治其本選明幹者數人立爲團長優加禮貌酌給薪資令之幫辦捕務約束鄉隣首告者有賞隱匿者連坐禁賭場以清其數拏窩家以絕其蹤專講捕盜之實政不尙會緝之虛文旣獲之後分別兩種辦法一種贓少而情輕者仍照舊例招解勘轉一種贓多而情重者稟請本部堂可否照

軍法從事本部堂審擇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審明確立正軍法劇盜之首速梟羣賊之膽自破而梟教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除具奏外仰各屬實力遵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標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記過撤參其果能認真緝捕者懸賞之銀每名百金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卽難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事事相諒相助要不使屬員有掣肘處耳

第八條訟案久懸不結核明註銷

鄉曲愚民每因一言參商致起訟端迨事過氣平或經

親友勸解又復怨釋悔生彼此情甘罷訟而衙門索和息錢文難以措辦因而避匿遷延久不到案此案懸不結之一端也又有刁民憑空砌詞涉訟或挾仇或漁利造作影響無據之言誣告多人但求准狀不求審理遞呈之後永遠不敢到案此案懸不結之又一端也直隸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若任其經年懸宕則被告干證受累無窮每逢新年開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換票一次恐嚇傳提徒爲書差門丁謀利之券實可深恨查例載各衙門告言人罪一經批准卽令原告投審若不

赴審輒復脫逃及並無疾病事故兩月不到案聽審者卽將彼誣及誣證釋放所告之事不與審理等獲原告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原告兩月未經呈催卽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將案註銷並將差票查繳以清積牘一面將註銷緣由稟聞一面彙入月報冊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

第九條分別卑白嚴辦誣告訟棍

直隸民情樸厚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而健訟逞刁者亦復不少或貧民挾仇訛詐砌詞上控希圖拖累富

民或莠民聚眾相謀動以錢糧差徭控告官長借大題爲歛錢之計或訟棍扛幫不勝復以詐贓斃命控告書差借延訟爲舖啜之計種種幻態不可言狀一經批飭提省則奸計得行而無辜受累嗣後省控之案院司不可輕於批准情節支離批詞卽宜斬截不可用姑准飭府查復等語少准一謊狀卽多造一陰功其必須准理者不可輕批提省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訊或委賢明之員前往會訊其提省審辦者則須剖分皁白實究虛坐理無兩是勢不兩存近來直隸京控省控之案一

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結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係虛誣者則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奏交之案十審九虛刁訟之民十虛九赦問官皆自命爲和事之人訟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皁白不分莫此爲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卽當確究虛實審實者卽治被告以應得之罪虛誣者卽治奸民以誣

告之罪黑白較然不稍含混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
訟棍之積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斷外再加嚴刑以痛苦
之本部堂懲治他犯恪遵律例獨至治盜賊訟棍則當
格外從嚴冀以救一時之弊有識者尙鑒亮焉

第十條獎借人才變易風俗

嚴懲訟棍邪氣雖除而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
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
不培養人才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
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頹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

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
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
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
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
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卽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
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
所信睦婣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
當難事出財以襄成義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
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

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
舉及舉而不實者該牧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
亦可隨時稟保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宅
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
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
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
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
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迹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
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
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諸良
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

一催解糧租等銀自奉文之日起限二十日報解登程
如以空言搪塞逾限不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
清解如再逾違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催解犯證初次酌限若干日初限已滿不解者該州
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二限已滿不解者又記
過一次再行勒限若干日合計以三過月爲率仍不
解者記大過一次如捏報外出及患病等情或有賄
縱情弊另行嚴參如人證在五名以上能於初限內

全數提解者准記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飭該管道府廳州先查大概情形之件上司勒限若干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或分別記過或另行示懲臨時酌辦至飭各州縣錄案許覆之件上司勒限十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定例原問官審斷不當或犯供翻易另委賢員審理委員限一箇月定擬院司限一箇月核轉統限兩箇

月完結至京控案件定例奏交之案限兩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一箇月定擬院司亦限一箇月核轉咨交之案限四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兩箇月定擬院司亦限兩箇月核轉嗣後首府讞局均應恪遵此例凡八年新到之案從四月初一日起如有人卷已齊無故逾限者承審之正委員每案記過一次至道府廳州奉札委審案件由承審衙門於奉文半月內開摺報查另行勒限飭遵 此在事宜第二條

一七年臘底以前府局承審京控省控之案積壓已至

一百三四十起之多嗣後首府讞局應分前後左右四股每股認辦積案三十餘起每月須各完結三起其結案不及三起者合股公同記過一次其結案四起者公同記功一次其結五起以上者記大功一次凡讞局公同記功如一股有三員記功三次卽係每員一功矣記過者亦然有記大功三次者立即委署一缺并准仿江蘇之例於清訟案内奏獎凡讞局公同記過者出局時卽註銷不與他過一體積算以讞局結獄不易賞宜重而罰宜輕也

此在事宜第二條

一相驗屍身須卽日親往驗訊明確如無故逾延一兩日者記過一次如或委佐雜代驗或任令刑仵滋弊或因遲久始驗以致屍身腐爛供情游移者每案記大過一次三八告期不親自收狀者記過一次所謂六事宜躬親者惟此兩事易於訪察故特爲指出

此在事宜第三條

一管押人犯并不開明名姓事由月日懸牌示眾者記過一次因而書差舞弊私押者記大過一次或雖懸牌而牌上所開之人與在押及月報之數不符者亦

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四條

一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箇月審擬招解斬絞立決命案州縣限兩箇月審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箇月審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箇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自同治八年四月起均應恪遵部例不准違逾如有逾限一箇月記過一次逾三箇月記大過一次其例應兩箇月擬解者逾限四箇月其例應三箇月擬解者逾限五箇月

均再記大過二次

此在事宜第六條

四種冊中積案上月曰舊管本月曰新收此指本年言之也若合前數年言之則當以七年臘底以前者爲舊案以八年元旦以後者爲新案嗣後各州縣清釐積案招解者每月應結二案不滿二案者記過一次結三四案者記功一次結五案以上者記大功一次自理者缺分繁簡不同積案多寡不一統限於八年臘底將七年臘底舊案辦畢其每月應結若干案由各州縣自行酌定數目於奉文半箇月稟覆俟稟

到日另行核示

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月報四柱冊上月之冊於下月初一二三等日開報十三日送齊到省如開報遲延逾限至十日者記過一次若玩違不報或雖報而遺漏舛錯滿十起以上者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州縣平日不能講求捕務境內出強盜劫案一月劫至二起者記過一次一月劫至三起者記大過一次本境有盜窩不能查拏迨被鄰封拏獲僅以協獲等詞飾稟者記大過一次餘均照定例揭參如有拏獲

鄰境盜犯破獲鄰境盜窩者除照例奏獎外每案准

記大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七條

一州縣所屬士民於才德學三科內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均記過一次如舉得其人記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十條

一記大過至三次記小過至六次者現任人員立予撤任候補人員停委二年有功准其抵銷其記大功至三次記功至六次者現任實缺之員彙案奏請酌獎署事人員交卸時立即另行委署候補人員立予超

班委署

此酌定功過總例

一各屬關係清訟之文書各蓋一戳云清訟要件限日
行一百里經過接遞之縣於封面寫明某日某刻過
某縣某處以便稽查如不及百里或未經註寫者記
過一次各府縣接院司勒限查覆之件如驛遞遲延
亦卽稟請飭查記過 此因限期酌定驛遞之例

一審轉限期命案院司各限一箇月盜案院司各限二
十日凡州縣長解在省守候發犯如未滿各上司審
轉限期卽行脫逃者僉差官記過一次若甫滿審轉

限期不候上司吩咐先行脫逃者僉差官亦記過一
次仍勒限派役來省押解 此附記臬司詳定章程

禁止私押告示式 各屬辦法恐難畫一故定告示之式

為奉文曉示禁止私押事照得本州辦理案件隨到隨
審隨審隨結惟案內設有訊供未確或證佐未齊不能
不管押候質無如差役舞弊或提到而匿不稟明或訊
釋而私押索費且有以扭交指交為名原告串差私自
管押隨後具呈以為欺懦之計種種弊竇相習成風今
奉札嚴行查禁合亟牌示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嗣
後管押人證本州必於當時牌示註明日期及至開釋

亦必立刻牌示俾眾周知如有示內無名及已登註開釋原差仍行私押者准該家屬人等喊稟以憑嚴究特示

計開

收押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因某案收押

開除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或訊釋或交保或押後收禁等項逐一開明

右用橫牌寬約四尺高約一尺二三寸與諸牌不同懸於頭門前五六行寫告示可以累月不換後三只餘寫姓名有新收者新釋者立即更換

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
 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
 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
 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
 斷不肖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
 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遊靈樞
 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
 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

相
湖南直以湘
 江所經故稱湘省

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路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閒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尊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

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妬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什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卽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右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

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曾文正公集卷之四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
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
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
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
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
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
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
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弟默爲禱

祝台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
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
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枝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
拙忌人能已寒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
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
聞望忌人交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
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

聞禍或悅豫聞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棟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右不忤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

知賢志亢神愈汰歲煥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愍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途奚事生嗟嗚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決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
外 右不求

自咸豐三四年間。本部堂即聞天津民皆好義。各秉剛氣。心竊嘉之。夫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則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即如昨五月廿三日之事言之。前聞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說。爾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為義憤之所激發。然必須訪察確實。

諭天津士民示

自咸豐三四年間。本部堂即聞天津民皆好義。各秉剛氣。心竊嘉之。夫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則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即如昨五月廿三日之事言之。前聞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說。爾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為義憤之所激發。然必須訪察確實。

如果有無眼無心之戶。實爲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實爲教堂所指使。然後歸咎洋人。乃不誣枉。且卽有眞憑實據。亦須稟告官長。由官長知會領事。由領事呈明公使。然後將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懲治。乃爲合理。今並未搜尋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徒憑紛紛謠言。卽思一打洩忿。既不稟明中國官長。轉告洋官。自行懲辦。又不稟明官長。擅殺多命。焚毀多處。此爾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殺彼。亦可以殺報。我能焚彼。亦可以焚報。以忿召忿。以亂召亂。

報復無已。則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屬可危。內則勞皇
上之憂慮。外則啟各國之疑衅。十載講和。維持多方。而
不足一朝激變。荼毒萬姓。而有餘譬如。家有子弟。但逞
一朝之忿。而不顧禍患入於門庭。憂辱及於父兄。可乎。
國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干戈起於疆場。憂危
及於君上。可乎。此爾士民素無遠慮之故也。津郡有
好義之風。有剛勁之氣。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則足
備干城。誤用之。則適滋事變。聞廿三日焚毀教堂之際。
土棍遊匪。混雜其中。紛紛搶奪財物。分攜以歸。以義憤

始而以攘利終不特爲洋人所譏卽本地正紳亦羞與之爲伍矣本部堂奉 命前來一以宣布 聖主懷柔外國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勸諭津郡士民必明理而後可言好義必有遠慮而後可行其剛氣保全前此之美質挽回後日之令名此後應如何仰體 聖意和戢遠人應如何約束同儕力戒喧闐如何而懲既往之咎如何而靖未平之氣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分條稟覆特諭

照復洋人

爲照復事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閣部堂接得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在未能極力彈壓立拏兇犯正法等因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兇犯現已嚴飭新任道府趕緊查拏斷無任令兇徒久稽顯戮之理只緣是日津民聚眾過多不能指實何人爲首何人爲從近日訪得數名已令其先行拏案嚴刑拷訊務令供出夥黨按名緝獲處以極刑以申 中國之法以舒貴國官商之恨大約數日之內必可弋獲多名斷不至再事遲延貴

趕

廷(ハシル)

大臣儘可放心。至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以抵命等語。查陳國瑞以客官路過天津。本屬事外之人。前准照會云云。該提督現在都門。本閣部堂昨已咨請總理衙門就近傳訊。應俟總理衙門訊明咨復到日。再行核辦。至此案前任府縣辦理不善。本閣部堂到津後。即將該員等先行撤任。又以案情重大。該府縣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不能速拏兇徒。業經奏明。大皇帝將該府縣革職。從重解交刑部治罪。在案。若如照會所稱。必將該府縣議以抵命。查審讞極刑。必須有可

誅之心。或有顯著之惡。該府縣並非下手殺人之人。又無絲毫主使確據。本閣部堂未能指實其罪之所在。難以照辦。因思貴大臣當明晰該府縣二人有應抵命之罪。可請逐層說明。本閣部堂得有二人罪狀實在憑據。自能公平辦理。再本閣部堂到津後。查明天津府有事後之三件事。一係五月二十五六間。河東匪人搶蘇老義等教民數家。張守即前往彈壓。一係有一教民與一民人因帳目在府涉訟。張守即將民人枷號示眾。一係府署把門者係教民。該府欲訪查兇手。即令教民密訪

會文正公奏書 卷之四
兇犯懸有重賞，現在此人仍在府署當差。此三事雖小，足見知府有保護教民之心，無傷害法國之意。至天津縣劉令雖無保護確據，而亦無傷害教堂之心。貴大臣如查有府縣罪狀，卽請一一開示，以便轉交刑部定議。中國遇有大獄，皆由部臣作主，疆臣不能擅專。爲此再商貴大臣，請煩細核見示，須至照會者。

筆記十二篇

才德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濶下，才卽其載物；漑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

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旣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尙可告後昆耳

誠神

大聖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亦迥異於庸衆聞韶盡善則忘味至於三月讀易冥過則韋編至於三絕之王則如見於琴周公則屢入於夢至誠所積

奇應焉故麟見郊而增感鳳不至而興嘆蓋其平日力學所得自信爲天地鬼神所不違也卽至兩楹夢奠之際禱神爲臣之請亦皆守禮循常較然不欺其後曾子易簣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後世若邵子之終焉程諸人咸集朱子之沒黃蔡諸子并臨亦皆神明朗徹不負所學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志甯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哉

兵氣

田單攻敵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鉞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聘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東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

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尙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勉強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
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
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彊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彊
成名可彊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
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彊作如是是
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
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

忠勤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騰舉雲興
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後君子
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
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尚巧偽
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
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
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
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

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謬竊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媿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將來有出任艱巨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才用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驎不可以守閫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

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鉏鋤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日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史書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

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
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
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
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
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決則決後未
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
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
諷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陽剛

漢初功臣惟樊噲氣質較粗不能與諸賢並論淮陰侯
所羞與爲伍者也然吾觀其人不可及者二沛公初
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
霸王無留宮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
臣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且引趙
高之事以爲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媿大人格君心者
之所爲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

會文正公集卷之四
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
門披帷拔劍割彘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
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
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漢文帝

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
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
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
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

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
尊之奉至於馮唐眾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
几杖勾羣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於中心
惻怛之誠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
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
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
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
之不遑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
至誠其免於戾矣乎

周亞夫

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後世西漢若蕭望之朱雲東漢若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雋瞻矚太尊亦頗與諸葛恪相近是乃取禍之道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

言命

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有吾已矣夫之嘆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其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适曰君子若人尙德若人隱

會文正公集卷之四
然以天命爲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
焉耳

功效

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
良恭儉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後爲符驗也凡盛德之君
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
必如程門之遊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
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
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倖致哉

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
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
方寸之自欺與否益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
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
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
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
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
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

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辭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効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

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

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
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
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
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
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
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通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
山四應人孰不欲已立已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
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
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

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
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
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
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
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
相稱則旁人躋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
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
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

曾文正公集卷之四
吳
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
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味且丕顯文王日昃不遑
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
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
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
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
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
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
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

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
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
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
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
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
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
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
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

會文正公集卷之四
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
守以期有成焉

會文正公輓聯

胡文忠 林翼

通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恨事

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勳名

又 代沅圃弟輓

少壯劇豪雄到暮年折節謙虛但思盡忠補過

東南名將帥賴先生苦心調護聯爲骨肉弟昆

李文恭 星沅

八州作督一笑還山寸草心頭春日永

五嶺出師三冬別母斷藤峽外大星沈

江忠烈 忠源

日戰守三城章貢尤應千世祀

兩年躋八座江天忽報大星沈

李忠武 穎賓

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推上將

九天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

李勇毅 續宜

我悲難弟公哭難兄舊事說三河真成萬古傷情地

身病在家心憂在國彌留當十月正是兩淮平寇時

塔忠武 齊布

大勇卻慈祥論古略同曹武惠

至誠相許與有章曾薦郭汾陽

孫文節 銘恩

以文來以節歸毅魄常留兩江上下

因孝黜因忠死苦心可質百世鬼神

羅壯節 遵殿

孤軍斷外援差同許遠城中事

會文工公勳
萬馬迎忠骨新自岳王墳畔來

袁端敏 甲三

屬續寄箴言勸我勉為范宣子

蓋棺有定論何人更議李臨淮

戴文節 熙生

舉世稱畫師無人識為血性男子

上界足官府知君仍作供奉神仙

劉忠壯 松山

勳業略同馬伏波骨歸萬里

精誠差比岳忠武壽少二齡

馬端敏 新貽

范希文先天下而憂曾無片時逸豫

來君叔為何人所賊足令百世悲哀

龍翰臣方伯 啟瑞 及其配何夫人

豫章平寇桑梓保民莫訝書生立功皆從廿年辛苦立

德立言而出

翠竹淚斑蒼梧魂返休疑命婦死烈亦猶萬古臣子死

忠死孝之常

會文正公輯錄
黃南坡觀察 冕

偉人事業無恆蹊任俠而作循良權算而平禍亂
晚歲林泉有至樂真率以娛耆舊經綸以付兒孫

潘伊卿觀察 鴻壽

遠家便永訣痛高高七十歲倚門倚閭知九原定呼憾
事

治水甫成功念下河億萬姓已飢已溺拚一死永奠生

靈

湯海秋侍御 鵬

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

得謗徧九州四海名亦隨之

陳董草給諫 岱霖

歸路三千指故鄉記否黃鶴晴川曾上高樓持使節

去年重九作生日豈意隻雞斗酒又來蕭寺弔詩魂

梅霖生太史 鍾澍

萬緣今已矣新詩數卷濁酒一壺疇昔絕妙景光祇羸

得青楓落月

孤憤竟何如百世貽謀千秋盛業平生未了心事都付

與流水東風

陳岱雲太守源充

眾口鑠堅金誰知烈士丹心苦

大江養明月長照忠臣白骨寒

左青士太守仁原名輝春

使青士有年欲安天下今誰屬

憂蒼生成病未定江南死不歸

黎壽民太守福疇

四十年憂患飽經歎白髮早生襟韻真如古井水

二千石謀猷初試祇丹心不死精魂長繞敬亭山

又代沉圃弟輓

湘妃白眼隨愁長有德配遠道相從一曲鸞飛不得見

夫壻聲音笑貌

謝眺青山帶病看歎使君到官遽逝千年鶴返應眷戀

宣州城郭人民

凌荻洲水部玉垣

湖海詩名二十年身世略同黃仲則

沅湘故國三千里魂靈歸傍賈長沙

柯小泉京卿

樾

目君為承明著作之才九列交推非獨我
思親因泣血悲哀而死萬緣前定不由人

向伯常司馬

師棟

與舒嚴並稱激浦三賢同蹶妙年千里足
念吳楚尚有高堂二老可憐孝子九原心

劉隱霞司馬

本傑

五載其兵戈地下知心王壯武
萬年歆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

雷子木太守

鐸

深殿汪丹毫聖主殊恩記良吏
圍城襄墨守使君遺愛在長沙

金竺虔明府

樹榮

對榻京華憶否夜雨深談情同昆弟
牽絲嶺嶠畱得春風遺愛清及子孫

李秀峯都司

開林 湖北李壽亭農
部名樹人之派叔也

期服去官有猶子能行古禮
儒冠為俠如先生豈是今人

史佩軒都司 久立

報國矢孤忠馬革已無屍可裹

還家賸遺照鯉庭空有淚長流

凌紫巘孝廉 玉城

曰歸曰歸指故鄉豈期露宿風餐便為異域招魂客

有弟有弟今詩伯從此孤兒寡婦付與天涯急難人

鄒叔績孝廉 漢勳

聞叔績不生風雲變色

與岷樵同死日月增光

曾文正公楹聯

京都長郡會館戲臺聯 乙巳

湖山積久發奇光藉此地鼓舞軒輦聊寄酬乎洞庭衡
嶽

科目何嘗無國士願諸君淋漓感激便安排作孝子忠
臣

按甲辰順天鄉試周公壽昌中南元乙巳會試

曾文正公楹聯
蕭公錦忠殿元孫公鼎臣朝元是科湖南八進
士皆長沙府人又黃公輔相及其姪彭年中貴
州進士原籍醴陵題名日在長郡館演劇公題
是聯於戲臺又書門聯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
名元一時傳爲盛事

四川桂湖楹聯

自注 癸卯九月使旋過新都縣張宜亭大令
邀遊桂湖湖爲明楊升庵舊址約廣三百畝皆
荷花緣隄皆桂樹張君修葺樓閣不俗酒罷因

題聯語

五千里秦樹蜀山我原過客
一萬頃荷花秋水中有詩人

江西吳城望湖亭聯

五夜樓船會上孤亭聽鼓角
一尊濁酒重來此地看湖山

江西奉新縣九天閣聯

百戰山河賸此樓頭煙樹
九天珠玉吹成水面文章

湘鄉東泉書院聯

漣水湘山俱有靈其秀氣必鍾英哲
聖賢豪傑都無種在儒生自識指歸

湘鄉昭忠祠聯

聖代褒崇邁古今生而旂常沒而俎豆
忠臣精氣塞天下為河嶽上為日星

石鐘山昭忠祠聯

巨石咽江聲長鳴今古英雄恨
崇祠彰戰績永奠湖湘子弟魂

李伯相家廟聯

庭訓差同太邱長子孝孫賢已邁元方季方而上
碑文雖遜魯國公功高德厚實在顏廟郭廟之間

劉霞仙中丞家廟聯

孔氏弦歌魯國新聲開壁內
漢家簫鼓祖庭餘韻在人間

金陵督署官廳聯

雖賢哲難免過差願諸君謹論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盡我心

金陵靈谷龍神廟聯

萬里神通度海遙分功德水
六朝都會環山長護吉祥雲

按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廟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公督兩江會天久旱公率僚屬禱於靈谷之神四祈四效歲仍有秋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因題是聯另有記存文集

金陵痘神廟聯

善果證前因願斯世無災無害
拈花參妙諦惟神功能發能收

金陵湖南會館聯

地仍虎踞龍蟠洗滌江山重開賓館
人似澧蘭沅芷招邀賢俊同話鄉關

金陵湖南會館戲臺聯

荆楚九歌客中聊作枌榆社
江山六代劫後重聞雅頌聲

瓜洲鹽棧聯

兩點金焦劫後山容申舊好

萬家食貨舟中水調似承平

蕪湖靖毅祠聯

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河山憐子季保此人民拓此

疆土

慧業幾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願來世再為哲弟亦為

純臣

揚州何廉昉太史寓宅聯

千頃太湖鷗與陶朱同泛宅

二分明月鶴隨何遜共移家

按太史名棡江陰人晚年罷官寄寓揚州擅禹

笑之富以詩酒自豪

石鐘山觀音閣聯

長笛不吹江月落

高樓遙吸好雲來

贈孫琴西觀察聯

大筆高名海內外

君來我去天東南

贈劉養素觀察聯

組練三千朝賜浪

貔貅十萬夜觀書

贈孔觀堂上公聯

業紹二南羣倫宗主

道承一貫累世通家

贈胡潤之宮保聯

舍已從人大賢之量

推心置腹羣彥所歸

贈袁漱六太史聯

於漢宋間折衷一是

以江海量翁受羣言

贈彭筱舫太守聯

兩地同心期為諍友

八年重見已有傳書

贈徐石泉孝廉聯

立千仞嶺等魯連子

無片言妄聯司馬公

贈蕭心莊茂才聯

大筆橫揮顛張醉素

名山高臥鶴骨松心

格言聯

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

忽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

格言聯

丈夫當死中圖生禍中求福

古人有困而修德窮而著書

莫邵亭孝廉 友芝

京華一見便傾心當時書肆訂交早欽宿學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尊和淚來弔詩人

郭存門孝廉 世鐸

曾鞏文章媿作醉翁門下士

王陽家學仍為漢代弟子員

歐陽牧雲廣文 柄銓

晚境頗康娛數月中正喜長男趨朝中男人泮

高堂猶健在三年內那堪穆伯先逝文伯繼亡

謝春池茂才 那翰

春草繫詩懷有人慟哭謝康樂
秋風埋戰骨無計招魂馬伏波

伍海門茂才 朝贊

遺蛻竟難尋碧葬未收萋叔血
忠魂長不泯丹忱應作伍胥濤

袁谷懷茂才 若瑛

文章哭秋風途窮江左羅昭諫
羈愁聽夜雨腸斷人間蘇子由

易臨莊太學 良幹

鄧禹少從戎壯懷欲吸西江水
終軍雖遇害毅魄猶殲南越王

張南屏太學 楚江

殺賊出奇兵竟作國殤哀翟義
捐生完大節居然家法紹睢陽

歐陽封翁 凝祉

梁按尚齊暉慶洽孫曾世澤長垂湘水永
蓮湖曾侍坐宦遊南北遙天痛說嶽雲積

會文正公輓聯
易封翁 文杰
半載從吾遊令子略同秦少覲
一鄉飲君德古人可比許文休

郭封翁 家彪

江天落德星有人知是戴安道
大地埋堅石看我敬銘蘇老泉

黎封翁 大迥

前輩閔凶聞願若魂節哀留此身幹千秋偉業
老成遽彫謝知泉原含笑有佳兒爲三館名臣

柯封翁 華輔

詩卷我曾看劫後文章多苦語
老儒天不負階前蘭桂有奇芬

張封翁 國重

湘水照清暉八口捐生精魂欲傍蔡忠烈
睢陽溯祖德一門殉難宿從更憐南霽雲

程封翁 穎芝

更無遺憾看兒孫中外服官頰叨九重芝誥
頓觸悲懷憶疇昔晨昏聚處相對一局楸枰

季弟靖毅

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
諸兄離散三千里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

胡潤之宮保太夫人

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
陶母是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激悲歌百萬家

陳子鶴尙書太夫人

寸草三春令子名同天北斗
生芻一束不才來似客南州

夏階平廉訪太夫人

夏聲知必大庭桂五株榜花三捷
春日不長畱麻衣萬里寸草雙心

劉詹巖殿撰太夫人

七州團練使八座太夫人愛日忽頽鄉里榮哀天下羨
哲嗣名狀元曾孫新進士文星環遶高堂福壽古來稀

毛寄雲給諫太夫人

訣別夫君十七年如今泉壤相從道有子爲黃門給事
痛哭慈母二千里尙願水漿少進畱此身立青史功名

曾文正公朝野
梁儼裳太史太夫人

八年九子四登科更芸館齊名相與採藻摘華合眾口
曰難兄難弟

萬里孤雲一回首痛萱闈永隔尙冀節哀順變留此身
以事父事君

蕭漢溪學使太夫人

四年使節甫歸程豈期游子春暉寸草難留三月景
八十老翁應破涕爲道文孫秋捷佳音報與九原人

張海門學使太夫人

使節南來天上五花常捧詣

慈雲西引人間寸草忽傷春

倪豹岑太守祖太夫人

十載不還朝日短口長差同令伯陳情表

重陽方介壽旋賀旋帛遽讀瀧岡樹德碑

陳岱雲太守太夫人

斷杼教兒三十年是絳闕詞臣洪都太守

扁舟哭母二千里正鄱陽浪惡衡嶽雲愁

史士良太守太夫人

斷杼教佳兒入侍金鑿出行銀印
牽裾別慈母雲歸南浦月黯西湖

凌菽洲水部太夫人

折菱教蘇氏弟兄要知取次成名曾斷慈母機中杼
負米走大湖南北豈意歸來失恃空悲游子身上衣

彭雨蒼明經太夫人

太學士三千獨有賢郎噪省譽

高堂年九十更無孝婦侍晨昏

胡信賢太學太夫人

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餘載

周姜京宰帝夢同九十三齡

陳岱雲太守夫人

割臂豈初心是孝子忠臣莫可奈何之事
歸真無片語有堂上膝下萬不忍言之衷

黃子壽太史夫人

得見夫子爲文學侍從之臣雖死何憾
但觀人言於父母昆弟無聞其賢可知

賀映南太學夫人

柳絮因風闌內先芬堪繼武

麻衣如雪階前後嗣總能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麻衣', '柳絮', and '後嗣']

